

淮南记忆

青砖黛瓦藏光影 时光小镇入戏来

——从《六姊妹》看九龙岗淮南村的前世今生

千纸鹤

近期,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热播的38集年代剧《六姊妹》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该剧根据淮南籍作家伊北同名小说改编,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淮南为背景,讲述了田家庵区老北头何家老一辈及六个女儿的悲喜人生。该剧以其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人物刻画,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。播出首日,收视率便占据榜首。而令人惊喜的是,该剧近百分之九十的场景都是在九龙岗淮南村搭景拍摄的。

其中何家老宅、刘家老宅就是淮南村宙字七号、八号,汤家老宅在宇字八号。

何家单元楼则是在原淮南村忠字号、孝字号建筑群遗址上新建的。

从1930年到1936年,“淮南村”经历了从无到有、从简陋到逐渐完善的过程。九龙岗也从三、五人家的小村落逐渐发展壮大为工业重镇。当年的淮南村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矿业精英,也是淮南煤矿和平解放的主要决策地。1950年代一度成淮南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
如今,这座承载着近百年淮南煤矿史、淮南铁路史的民国建筑群,正褪去历史的尘埃,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。近期,又因电视剧《六姊妹》的拍摄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剧中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,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,回到了那个年代,感受到了淮南村的独特魅力。

该剧的热播不仅为淮南村带来了更多的关注,也为当地的文化遗产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,也让更多人想了解它的过往与变迁。

请看

九龙岗“淮南村”的前世今生

经查1945年9月前所有资料及一些回忆文章,对此前这个所谓的“淮南村”几乎都无准确描述。

1936年6月出版的《淮南煤矿六周年纪念特刊》第65页称其为“职员住宅区”;

《淮南近现代经济史料》一书中,1932年11月来九龙岗煤矿工作,1948年任“九龙岗矿场正工程师兼副矿长”的赵在田先生文《对抗战前淮南煤矿的片断回忆》:

“1932年全局职员不足百人,多数是单身生活,不带家属。东、西井各有主任、煤师、实习生、工务员、事务兼统计、煤务收发、警卫等六七人;至1937年,又增加了副主任工程师(煤师)材料、医务、机电等人员,共计十四五人。煤矿局也健全了组织、充实了人员,建筑了局办公大院和淮南村的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等几排平房家属宿舍,可居住五十多户。西井在南山建了办公室和可供十多家居住的家属宿舍。”

《淮南煤矿六周年纪念特刊》第65页“本局总办公室,在一二两号井之西北,周围有短垣五百公尺,建筑炮楼八座。墙之内,有办公室、宿舍、医院、职工子弟学校、消费合作社、浴池、理发室等,共房屋三百余间。一二两号井附近,有井工办公室一所,房屋四间。井口修理厂一所,房屋有十余间,化验室一间,浴室七间,风钻修理室一间,井口有井棚两所,绞车房两所。两井之北有锅炉房两所,电厂一所,压风机厂一所。一号井之西,有洗煤机一座,水塔一座。二号井之南为天桥,装有翻罐笼三具。两井所产之煤,即由此天桥翻装淮南路,或矿洛路煤车。天桥之南,为煤务股及营业股办公室三间。此外尚有矿警宿舍数十间,工人住宅数十间,均系土房。总办公室之西,为职员住宅区。由本局建有房屋五十六所,分为丙丁戊三种。计丙种八所、丁种

八所、戊种四十所。住宅区之西北,有机电厂一所,规模颇为宏大。旁有水塔一座,为机车上水之用。机电厂之西,有淮南路矿山车站。车站之东,为矿山材料厂。”

—

淮南煤矿局在开始的几年创业阶段,并非一帆风顺,期间经历战乱、水灾、融资困难、土匪骚扰等颇多波折。

历经:

1930年3月——12月发轫时期。

1931年1月——1932年1月开拓时期

1932年2月——1933年2月困难时期

1933年3月——1934年1月重振时期。

据《淮南煤矿六周年纪念特刊》中“建设委员会淮南煤矿局职员录”,我对1930年——1936年3月各年度入职,且到1936年3月还在淮南煤矿局任职的人员数进行了初步统计,以便我们了解职员的人数(非正式职员未收录,当然也入住不了所谓的“淮南村”):

1930年8人

1931年5人

1932年11人

1933年22人

1934年93人

1935年95人

1936年前3个月58人

(其中存在资料录入前离职人员未收录进来譬如历任淮南煤矿局局长:

张景芬1930.3.22——1931.1.29

孙昌克1931.1.29——1932.5.26

1934.8.22——1934.11.20

陈国钧1932.5.31——1932.10.12

陈大受1932.10.12——1932.12.20

程志颐1932.12.20——1934.8.22

均未被录入)

通过以上统计,我们可以从侧面验证前4年淮南煤矿局历经的“三个时期”职员的变化情况,对我们研判“淮南村”的建筑时间有个初步的印象。

综合上述可知:“1932年全局职员不足百人,多数是单身生活,不带家属。”

上述“本局总办公室”即“总办公室”实际是指“淮南村”六排房东、东矿之西北,南北长300米、东西宽约65米,包含“周围有短垣五百公尺,建筑炮楼八座。墙之内,有办公室、宿舍、医院、职工子弟学校、消费合作社、浴池、理发室等,共房屋三百余间。”之总称(亦即今大公村)。

“总办公室”大院内已经基本包含了煤矿局所有办公及生活设施,并有了六排“宿舍”。据上对历年职员人数的统计结果分析,1934年前几个时期职员不多,煤矿生产经营出现困难,加之勘测数年的通江铁路因为资金筹措困难而一再延期,所以煤矿局根本无力也无需建造“安乐窝”。

二

1933年6月开始,淮南煤矿局才逐步摆脱困境,煤炭产量与盈利也开始有大幅提升。1934年始来矿新职员及工人数迅速攀升,并于2月成立淮南铁路工程处,由淮南煤矿局副局长程士范兼任总工程师,4月份开工修建田家庵至芜湖裕溪口之通江铁路,同时6月5日又迎来淮南煤矿局四周年纪念,该局决定合并于当日在九龙岗隆重举行“淮南煤矿局四周纪念暨铁路奠基典礼”。

所有来宾都是级别比较高的人物,均下榻九龙

岗煤矿局,如何接待安置,应该是煤矿当局必须面临的问题。

矿局适时在“总办公室”之西,建丙、丁、戊三种职员住宅四十二所,则必须赶在典礼前全部完工。

如此一来,不仅可以接待所有来宾,而且之后还可以安置职员举家生活。

1936年6月5日,淮南煤矿局即将迎来六周年纪念日及通江铁路告竣,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决定在九龙岗举行盛大的“淮南煤矿六周年纪念暨淮南铁路通车典礼”。如前,淮南煤矿局在矿山总局旧公事房之西,新总公事房之南,再建五十六座职员住宅。截至民国二十五年(1936)二月底止,已成丙种住宅六家,丁种住宅四家及戊种住宅三十二家,尚有丙种二家,丁种四家及戊种八家在建筑中。

可以看出,这里并没有说命名为“淮南村”,而称其为“职员住宅”,也并没有说住宅排序为“天地玄黄宇宙”。

赵在田先生回忆为“局办公大院和淮南村的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等几排平房家属宿舍”,似乎与这里的“丙丁戊”有所交集,但这里的“丙丁戊”是指房屋的种类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户型或者是“等级”。这在1947年11月25日淮南矿路公司对淮南村房屋的统计表里便被称为“等级”与“字号”,区别在于“等级”为包含“字号”为“天地玄黄宇宙忠孝”的职员住宅分为“甲乙丙丁”,这点与“丙丁戊”有不同。赵先生文中提到的“淮南村”一词可能是记忆有误,把此名提前到了“1937年”,致后人多次错误引用。

三

侵华时期,日本人又在“淮南村”内南北道路两旁种植了樱花树,东西路两旁则种了梧桐树。同时对淮南村内部分住宅进行了改造,植入了一些日本元素。并在“淮南村”路西之天字号、地字号西延长线上按原设计分别各加建了一栋住宅,每栋两户。

据日军统计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,“本所(淮南矿业所)役员社宅兴亚寮宿舍,房屋计26栋,住户144”。兴亚寮即今新雅村,彼时仅三栋房屋。“淮南村”部分设施在日军占领前遭国民党军破坏,有可能此时其中一栋尚未修复好。

四

据张锡光老师回忆,1945年日本投降后,他们家在公安村住。淮南煤矿第一批日本人回国时,他和其他几个孩子还翻墙进入淮南村日本人丢下的空房,里面门没锁,只捡了几个手暖器,还有几个大的电子管,当时就往墙上砸了。而日本人把带不走的东西都弄到灯光球场(即煤矿局大楼路西)西面挖了个大坑全烧了。1946年他们家在地字号西延长线那栋房子东户住过几个月,当时西隔壁还有一家尚未离开的日本人居住。前面天字号西面延长线的两户就没有见过有人住。后来又住进东边的地字,最后调到忠字号。解放后,因住房紧张,就把忠字、孝字每户改住两家。

我们把张老师的回忆再结合1940年冬日军拍摄的照片发现,照片上并没有天字地字号延长线上这两栋房屋,那说明这两栋可能就是1941年至1942年日军所建(此为日军在淮经济形势相对比较好的时间段),在淮最后一批日本人离开淮南回国的时间是1946年4月27日,而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,正是淮南矿路公司接收淮南煤矿最为紧张的时候,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去建这两栋房屋。1942年8月,日军“淮南炭矿案内”第八项“福利设施”中称“职员及从业员社宅增筑基本完成”。

(未完待续)